

大连市档案馆 编

档案中的

大连故事

DALIAN IN THE ARCHIVES

解密尘封档案 还原历史瞬间
打捞城市记忆 讲好大连故事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档案中的

大连故事

大连市档案馆
编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大连市档案馆 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中的大连故事 / 大连市档案馆编.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05-1374-7

I. ①档… II. ①大… III. ①大连—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5915号

特约编辑: 邓 连 孔 晶 宋雪梅 吴黎明 张子泉
唐 勇 翟兆国 杨晨岑 司 微 都业龙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卢 锋
责任编辑: 金 琦
封面设计: 林 洋
责任校对: 李玉芝
责任印制: 曹荣跃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490/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lf@dlmpm.com

印刷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9.5

字 数: 3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8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374-7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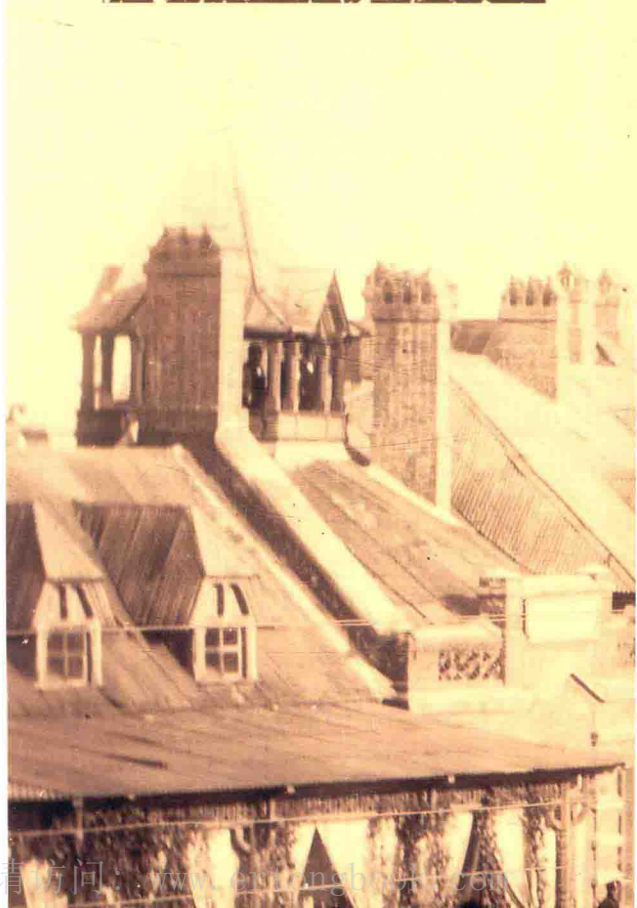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电话: 0411-85809575



大连市档案馆



本书以大连不同时期的原始档案为依据，通过讲述档案背后的历史故事，全面呈现近代以来大连的风土人情、城市面貌、规划建设等各方面的图景，反映了大连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和殖民压迫的斗争历程，以及为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全国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



前言

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在其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留下一些或深或浅、或浓或淡的记忆。作为承载这些家国记忆的载体，档案因其特有的原始凭证性质，长久以来发挥着记录历史、见证文明、启迪未来的巨大作用，让人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可以拂去岁月的风尘，拥有一份份凝固的记忆。

往事并不遥远。近代以来，由于大连地区处于京津门户的重要战略地位，列强频频觊觎袭扰。19世纪末叶，清政府历经10余载对大连湾和旅顺进行大规模海防建设，将旅顺建设成为近代重要的海军基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一起，原以为固若金汤的旅顺就不堪日军炮弹的轰击而陷落。其后，俄国强租旅大长达7年，大连开埠建市。1904年至1905年，大连再遭劫难，沦为日、俄两国交战厮杀的战场。作为战争的“胜利果实”，大连地区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0年，直至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地区，大连解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大连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历经磨难的大连，留下了太多的记忆。然而，那些应该铭记的历史却因各种原因，遗失在时间的长河中。近年来，大连市档案馆为了寻找大连的历史记忆，付出了诸多辛苦与努力。我们是“寻宝者”，循着大连的历史发展轨迹，深入实施“城市记忆工程”，查遗补缺，不停寻找。除了在国内征

集资料，还远赴俄、日、英等多个国家探访寻找。地图、照片、文件、视频等多个门类、多种载体的档案资料被征集进馆，填补了馆藏历史档案的空白，形成了完整的馆藏近代城市历史档案资源体系。馆藏资源的不断丰富和优化，为更好地展现大连历史面貌、挖掘整理大连历史记忆提供了更多可能。

百年沧桑，档案为凭。本书以大连市档案馆馆藏近代以来的历史档案为依据，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从档案细节中还原历史真实，向读者讲述大连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让档案活起来，从档案的视角追溯大连的历史记忆，讲好大连故事，传播大连声音，让读者从档案记载中感受城市的发展变迁，感悟多元的城市文化，是出版此书的初衷。

编 者

2018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次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大连形象” / 1

记忆深处的平静渔村 / 2

闯入大连湾的英国舰队 / 3

第一次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大连形象” / 7

第二章 军港海防 / 24

清代大连湾海防建设 / 25

袁保龄与“旅顺大坞”的故事 / 35

晚清名将刘含芳与旅顺 / 38

晚清时期旅顺掠影 / 44

第三章 甲午悲歌 / 52

甲午战地寻踪：旅顺口 / 53

甲午战后旅顺大船坞的扩建工程 / 59

甲午悲歌中的壮烈音符——甲午战争期间大连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纪事 / 62

第四章 建市之初 / 68

俄国人对城市的命名 / 69

百年前的大连因港而生 / 72

档案细说端倪：大连港选址 / 79

俄国建设城市的市场经济手段 / 86

从总工程师到市长——档案中的萨哈洛夫 / 92

大连早期的警察建制 / 96

大连最早的消防队 / 99

大连港小船坞驶进的第一艘商船 / 101

大连最早的西式学堂 / 103

大连最早的疗养院：规划在傅家庄 / 106

第五章 日殖之殇 / 109

纸灰档案：焚档成灰也难掩盖的历史罪行 / 110

“红房子”的血色记忆 / 114

大连——日本在东北殖民掠夺的物资集散地 / 119

见证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大连公学堂 / 121

南金书院的前生后世 / 123

爱川村——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开端 / 128

南山街 10 号往事 / 133

旅顺关东州厅旧址 / 137

老大连的地理坐标——常盘桥 / 147

票据档案中的“大连日本人劳动组合”及其战后的活动 / 149

《满铁筑港图谱》史话 / 155

罗振玉携归“唐鸿胪井刻石”拓本始末 / 161

周文贵、周文富兄弟与顺兴铁工厂 / 167

百年前，大连足球踢出民族元气 / 173

从大连起跑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 177

寻访老街百年记忆 / 185

第六章 抗日烽火 / 192

抗日名将关向应轶事 / 193

大连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志成书房 / 200

秦茂轩：熠熠生辉的短暂人生 / 206

隆兴茶庄与大连抗日同盟会 / 212

大连工人阶级的骄傲——魏长魁 / 214

庄河大刀会 / 221

金州西甸子农民的反占田斗争 / 227

越是艰难越向前——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早期的成长与发展 / 235

第七章 红色记忆 / 241

档案中的“大连解放” / 242

大连市政府“第一号布告”背后的故事 / 247

东北抗联与大连解放 / 253

一支特殊的部队——大连市公安局早期创建历程 / 260

大连解放初期的民生工作 / 265

解放初期的大连港 / 268

改善民生的“搬家运动” / 275

1948 年旅大地区劳动英模大会及农业展览会 / 281

历史上的中共旅大地委 / 285

“妇女的火车头”——田桂英 / 291

毛泽东与大连 / 295

后记 / 302

第一章

第一次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大连形象』

创刊于1842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主的新闻周刊。它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用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1842年至1970年，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该刊上都有报道。1860年10月13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第37卷上刊载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袭扰大连湾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不仅翔实描述了英军登陆的过程，还刊登了7幅如同照片般细腻生动的绘画，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大连湾的风土人情，包括当时的村庄布局、百姓的日常生活等。这也应该是截至目前已有资料显示的大连首次“亮相”世界。



记忆深处的平静渔村

这是一张 150 多年前的老照片，照片显示的是 1860 年从绿山北望的大连景貌。尽管隔着 150 多年的岁月风尘，却仍能感受到那时一方港湾的宁静与古朴。

近处的岸边陆地开阔，时见犹如波浪起伏般的丘陵，沟壑纵横。其中有几个地方田地集中、树木浓密，那大概是村庄的所在地。当时的大连地区，古朴安静，不足百户的人家稀疏地居住在几个村庄里。其中东青泥洼村仅有 17 户人家，散落在今天的大连植物园、儿童公园至民生小学一带，西青泥洼村坐落在现在大连劳动公园的位置，有一条叫青泥洼河的小河蜿蜒流过村庄，向北注入海湾。此外，黑嘴子码头以东的黑嘴子村以及西部的西岗子村都是居民寥寥。在这些按着生活习惯自然形成的村庄里，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宁静自然的生活。

远处，辽阔无垠的海面上疏密点缀着一些帆影，那或许是一些渔船？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连人老早就靠着大海的丰富馈赠养家糊口。可是，从船上高高竖起的桅杆和密集整齐排列的架势看，那应该并不是渔船。照片的注解告诉我们，这是 1860 年由英国军官奥尔古特拍摄的大连远景图。我们推断，这是英国侵略者的军舰。

1860 年，英军悍然登陆大连湾，此照片即由其随军军官拍摄。小渔村宁静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破。英军在登陆期间，公然劫掠乡民，并着手陆地测量，

1860 年的大连。照片为英国军官奥尔古特拍摄



制作海图。他们制作的海图中，大连湾、旅顺等处被侵略者冠以了“维多利亚湾”“亚瑟港”等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其覬覦窥伺之心已表露无遗。正因如此，从1880年开始，清政府下定决心，在旅顺筑建炮台、建造军港。可是，本以为精心打造的亚洲第一军港、北洋海军牢固基地，最终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灰飞烟灭。小渔村饱受战争之苦，风雨飘摇。再其后，这里又历经俄国强租、日俄战争、日本殖民统治……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昔日平静的小渔村正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开始了它命运多舛的惊险航程。

（孔晶 / 文）

闯入大连湾的英国舰队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8年5月，英法联军第一次进攻天津时，攻下了大沽口炮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引起了清政府主战派的不满，广东巡抚黄恩彤组织乡勇对英军的驻地发起攻击，并打死英军多人。英法联军重新集结后，对广东乡勇进行了剿杀。之后，英法联军于1859年6月再次进攻大沽口炮台，但是这一次却没有第一次幸运。在大沽口炮台布防的清军僧格林沁部预先设下埋伏，重创了进犯之敌。英军海军司令贺布上将重伤，其副手阵亡，13艘战舰中有2艘被击沉、2艘被俘、6艘丧失战斗力，士兵伤亡过半。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决心联合法国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于1860年年初派遣了大批士兵和军舰入侵中国。“受伤”的英国人复仇心情急迫，早早地就侵入了中国海域，为了等待迟迟没有赶到的法国舰队，便进驻大连湾各海口进行休整、训练。

英军为什么选址大连湾驻扎？

当时随军参战的英国远征军司令部军需副助理加内特·沃尔斯利在其撰写的《1860 年对华战争纪实》中记叙：“烟台地方太小，无法容纳两支军队，淡水也比较缺乏，港湾的容量有限，我们大型舰队无法停靠……根据我们的航海图以及费希尔上校在海湾沿岸的侦察，仅有两个地方符合我们的驻军要求——威海卫和大连湾，前者位于渤海湾的西岸……”因为他所在的军舰“格尔那达号”离威海卫比较近，所以他参与了对威海卫的考察。考察结果是：威海卫的淡水稀缺，并且“这个港口会受到东北风和东南风的袭击，因此不是一个理想的港口，随我们一起考察地形的航海员对这个地方看不上眼”。而“大连湾位于渤海湾的东岸，面朝东南方向，大约有八英里宽，内部有一两个稍小一点的海湾，在那里，船只可以全天候安全航行……在一两处我们发现几条小溪，如果加以合理利用，倒是可以为我们提供淡水。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水井，大多数地方地表都能挖到水……在海湾的东边，有一个海角延伸至海湾，形成一个安全的海港，这里易守难攻。海角上有个村庄，可以为少量军队提供住宿。我们把这个地方选为后方的军需库，我们立即动手修建防御工事，把这个地方保护了起来。我们的海军测绘员把这个据点命名为‘奥丁湾（今大孤山海湾）’……”

这一段回忆文字告诉我们，英军是考虑到烟台满足不了英、法两个舰队的停靠和补给，在对威海卫和大连湾进行了充分的实地考察后，才选择了大连湾作为英军舰队的集合地，并且最先驻扎的地点在大孤山海湾。

英军能够按照他们掌握的航海图找到大连湾，是因为早在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获胜的英国舰队在离开天津大沽向南侵犯广州期间，就对大连沿海一带进行过探索与骚扰。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的一组《耆英奏查明奉省洋面及港汊情形折》等 7 封奏折中，记载了当时的盛京将军耆英向道光皇帝奏报英国船只侵扰金州各海口的情况。英国舰船曾在常兴岛（今长兴岛）、金州诸海口等处停泊、游弋，并有驾驶“脚船”沿各海口“铅坠试水”、偷绘海图 and 地形图等侵犯主权行为，也曾在部分海口上岸，以“夷钱”换取淡水、食

物等补给,但是并无刀兵相见、动武接仗的情况发生。也就是在这一次的侵扰中,英国海军掌握了大连湾地区的海图、水情。

英军在大连湾的活动情况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金州海域的活动情况,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的一组《玉明奏青泥洼续到洋船及劫船并遣留船户防御海口情形折》等14封由盛京将军玉明报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以下简称《玉明奏折》)里,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记载如下:“和尚岛、青泥洼等处,于四月初七至十四日,先后到来火轮船四只,劫带商船二十只。……青泥洼湾内,于十六日复到火轮船二只,劫带商船三只。已将前劫之船砍去船桅,涂成白色者七只。并于附近海岸掘井取水。……二十一日未刻,又有夷船两只,驶入青泥洼湾内停泊。……青泥洼附近居民,恐其惊扰,俱已迁避。该夷辄以十数人携带洋炮、洋枪等械,驾驶舢板、小船登岸,在山坡凿井取水,并赴坐近村屯买掠食物……”《玉明奏近日金州洋船情形折》中记载:“窃奴才前因金州夷船增聚一百二十余只,登岸牧马,恐其深入滋扰……现在分泊各口之火轮夷船:计骆马山一只,红土崖十一只,大孤山二十六只,小孤山十四只,打渔沟三十二只,青泥洼四十二只,羊头洼一只,外有前劫商船二十一只,均在黑嘴子湾内停泊……今岸上已有夷人三千余名,马六百余匹,占据民房十余处,添搭帐房三百余架,且夷兵演阵并演马队,其心实属叵测……该夷酋辄出伪示二张,一系安慰乡民,收买食物;一系招致被劫船户,领取价值。其为骗诱乡愚,探我虚实,藉资导引,已可概见……”《玉明奏金州复到洋船三十只仍饬严防折》中记载:“乃该夷于金州大孤山海口,前既留船八只,内有三只忽去忽来,已属形踪可疑。今复连檣而至,又有三十七只之多,且于岸上卸草料薪柴等物,似为养马驻兵之计……”等等。根据《玉明奏折》的描述,英军在侵占、骚扰大连地区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四处游弋,频繁骚扰海口、商港,像海盗一样武装抢劫商船(计23艘)和物资,搜集各方情报,迫使当地居民四处逃亡、躲避战祸。并且不顾中国主权,任意测量水位,测绘这一海域的海图、地图,并对金州沿海擅自更改地名,比如将

旅顺口称作“亚瑟港”、红土崖湾称作“哈斯德湾”等等。

在1901年出版的由英军中国远征军第一师军需官乔治·奥尔古德撰写的《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中，有一张“大连湾示意图”，该图对当时英军舰队及陆军各部在大连湾各海口的停泊、登陆、驻扎等情况有详细标注。

对比中英双方的档案记录，基本能够确定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地区占领、驻军的情况：

一是1860年英军进犯京津，侵扰金州各海口时，英军手中的海图上，对这一片海湾就有了一个总称——“Talien Bay(大连湾)”。同时，还对各小海湾进行了新的命名：红土崖湾称作“Hand Bay”，大孤山湾称作“Odin Bay”，小孤山湾称作“Kerr Bay”，打渔沟称作“Bustard Creek”，青泥洼海口称作“Ching Ming Woo”，等等。

二是英军的舰队和抢劫来的商船，全部停泊在大连湾内，离岸六七里，整个英军舰队计有近200艘战舰和运输船。

三是英军在大连湾登陆驻军的地点主要集中在4个地方：红土崖湾、大鱼沟、大孤山湾和青泥洼海口，即今天的大孤山和大连港这两处位置。其中红土崖湾驻扎的是英军第二步兵师，大鱼沟驻扎的是运输队和骡马队，大孤山湾驻扎的是骑兵和炮兵，青泥洼海口驻扎的是英军第一步兵师。这些侵略者强行登岸，占据民房，劫掠物资，测绘地图，靠近海口的居民几乎迁逃一空。后来，他们对登陆部队整肃纪律，并在几处登陆点开办市场，吸引没有逃跑的当地居民入市买卖，通过贸易来充实军需补给。

四是1860年7月26日英军舰队离开大连湾进兵京津时，并没有倾巢出动，“在奥丁湾的军需库，留守人员有：第九十九团的四个连队，第十九旁遮普步兵团的417名士兵、皇家炮兵部队的100名士兵，此外还有200名身体虚弱的盟军士兵和100名生病的雇佣军。我们安置了440名来自欧洲和500名来自印度的生病的士兵，并配备了充足的药品和医护人员……”而中方的记载是“尚有夷船八只，内有三只去来无定，行踪诡秘……”其间又“复连檣而至三十七只之多，且于岸上卸草料薪柴等物，似为养马驻兵之计……”直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九月二十五日（11月7日）才全部起碇，向西南大洋驶去”。按